

法眼观察

□ 巩宸宇

据媒体报道,近日,上海市妇联拟向上海两会提交推进创建家庭友好型企业,探索家庭友好型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对满足一定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和补贴的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已于今年1月1日起实施。这部旨在“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法律,无疑给那些身陷“996”“715”的父母们注入了清醒剂、强心剂,让他们逐渐开始反思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缺失,筹划未来如何更好地在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方面履行更多义务。

目前看,家庭教育促进法更多的是从国家层面面对政府部门、家庭、社会协同组织进行了要求,但与家庭成员有着更密切联系的企业、单位却“少”了些内容。这当然不是立法的疏忽,而是将更多的政策自主权交到地方手里,由地方立法机构充分考虑本地实际,从而设立更具可行性、执行力的地方法规——例如此次上海市妇联向上海两会提交的有关建议。如何保证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精神得到更好的贯彻与落实?那就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首先,政府的立法台子得搭好。要充分考虑社会、家庭、企业等各个角色的特点和需要,既不能一味突出某一个角色,导致权利义务失衡,造成法律法规难落实,成了偏台;也不能各唱各的戏,打乱仗、相互冲突,成了乱台;更不能“拿来主义”“闭门造车”,不切实际贸然决策,成了歪台。家庭教育虽是个体,牵动的却是整个社会面。政府搭台的一梁一柱都直接影响舞台效果和观众观感,必须建立在科学论证、充分调研、统筹研判的基础上,真正摸清家庭的期待是什么,企业的阻力在哪里,相关社会组织的发力点在何处,制定出一套企业受益、企业欢迎、社会支持的政策——例如上海市妇联拟建议的家庭友好型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

其次,企业的责任戏要唱好。为什么家庭教育需要企业唱戏?因为企业的态度和管理制度直接影响家庭成员履行相关法定义务的实效。理论上,只要不违法、不违反合同约定,企业完全可以通过绩效、考核等对员工进行相应的制约。而面对“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的重大法治期待、社会期待,企业应当从履行社会责任的角度多做些、更主动一点。例如,在职工弹性休假、家庭成员突发疾病时的特殊照料、相应劳动保护、子女托管服务、福利保障等方面为家庭成员履行责任多提供些方便,由此换来的将是员工更加主动的工作热情和对企业毫无保留的支持信任。

说到底,促进家庭教育,真正的“主角”其实应该是政府、企业、有关社会组织,只有“主角”们把应尽的责任尽到,那些为人父母、身为子女的劳动者,才能更好、更主动、全身心地投入家庭。

促进家庭教育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 励情,浙江省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竞赛标兵

原被告都下落不明 如何脱下虚假诉讼外衣

□ 本报通讯员 蒋健芳

谈起颜某虚假诉讼案,浙江省民事行政检察业务竞赛标兵、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第五检察部副主任励情禁不住感叹:“这绝对是我在办理虚假诉讼案件中碰到的最棘手的案件了……”

“好在民事检察有了法律赋予的调查核实权,在颜某案中,我们没有满足于单纯的书面审查,而是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核实,才最终突破了瓶颈,查清了事实。”

僵局:原告、被告均下落不明

2020年初,励情收到了浙江省检察院交办的颜某虚假诉讼案线索,该线索是从浙江省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中排查出来的。

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励情筛查出了颜某作为原告的32起民间借贷纠纷案的判决书,这些判决书均判决被告借款人需要给颜某还款。

仔细审查了这32起案件的卷宗后,励情找到了其中的共性:每一起案件中均存在借款协议、服务协议和收条,而这三份文件均是格式合同,除了借款人和借款金额不同,其他均相同。如借款协议,颜某在借款协议中载明,阿明向甲公司的颜某借款16830元。服务协议则载明乙公司为阿明提供信用咨询、评定和出借人推荐服务,阿明需支付乙公司服务费,由出借人甲公司代为交付。收条载明阿明收到颜某转

账10578元,现金6252元,共计16830元。

励情说:“这个案子让我觉得很奇怪,借款采用‘转账+现金’的方式,金额还有零头,这在民间借贷中是极为罕见的。另外,服务协议上没有载明服务费的金额,这又是为什么呢?”

要解释这些疑惑,最好的办法是找到借款人问清楚。但是判决书显示这32起案件的被告都缺席了庭审。找不到被告,只能寻找原告颜某,但是公安机关的协查结果也令人沮丧,颜某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就离开浙江下落不明了。案件就此陷入了僵局。

破局:双管齐下调查取证

找不到当事人就没法核实民间借贷的真伪。励情迅速理出思路,决定双管齐下。

一方面,从颜某所在的放贷公司入手。借款协议用的纸是甲公司的信笺纸,每一页上都有公司的名称、logo和地址。励情查询了甲公司和乙公司的工商登记资料。资料显示,甲公司的老板是颜某和叶某,而叶某恰巧又是乙公司的老板。励情又通过查询甲公司的社保缴纳情况找到了该公司的几位员工,按照入职时间长短排序,请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入职的几位员工和叶某的情况。

另一方面,从公安机关协查得来的32名借款人关联的千余个电话号码入手。公安机关侦查人员表示这些电话是借

从放贷公司入手,通过查询甲公司的社保缴纳情况找到了该公司的几位员工,按照入职时间长短排序,请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入职的几位员工和叶某的情况。

从公安机关协查得来的32名借款人关联的千余个电话号码入手,整整打了一星期的电话,终于打通了其中一个当事人的电话。

对公安机关协查找到的关键人物周某进行详细询问,还原犯罪手法。

励情从容利用叶某辩解中的漏洞继续发问,直到叶某自相矛盾,无法辩解,继而坦诚事实。

终局:32起虚假诉讼案全部被撤销原审判决

就在此时,公安机关的协查结果也传来好消息:叶某因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刑,目前正在监狱服刑。公安机关还找到了阿明,周某表示愿意配合检察机关的调查。

励情说:“我们先去找了叶某,但是叶某对我们的问题避重就轻。后来周某来到检察院,我们详细地询问了他。他是负责审核借款人资质的主管,其实就是估算借款人有多少还款能力,才会借给他们多少钱。”

根据周某的陈述,颜某等人的放贷手法浮出水面。原来,等到借款人签完协议后,周某就会通知颜某通过个人账户放贷,还款则统一还至叶某的账户,收条上的现金部分就是“砍头息”,实际借款人并未收到现金,而是作为服务协议中借款人缴纳的服务费。这份服务协议,只是为了让“套路贷”披上合法的外衣。

收条上的现金部分是周某让阿明写的,不写对方就不给阿明钱,阿明也从未收到过现金部分。

检察英模的办案故事

能挂号就医,唐某便使用自己的身份证替其挂号,并贴身照顾,同时,支付了所有的诊疗费用。

舅舅外甥双双入狱

然而,缪某杀人事件虽已过去20余年,但公安机关从未放弃对他的追捕。2020年6月,警方接到线索,最终在江苏泰州将缪某抓获。

缪某被抓后,唐某起先并不知情,后来多次联系不上,便偷偷前往泰州去查看,发现其出租屋人去楼空,又偶然听得邻居议论缪某被警方带走的情形,只得佯装无事回到上海。

2020年12月,缪某因故意杀人罪被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得知消息后,唐某又惊又怕,但仍心存侥幸并未主动投案。2021年6月,经侦查,公安机关发现唐某有重大犯罪嫌疑,经电话沟通后,唐某于当月向上海青浦警方投案自首。

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查明,唐某明知缪某涉嫌以残忍手段故意杀人后潜逃,仍在十余年间不间断地资助缪某的生活,甚至协助其至上海多家医院看病,并为其支付医疗费,其行为已涉嫌窝藏罪,且情节严重,遂于2021年对其提起公诉,并建议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法院审理后,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作出本文开头的判决。

在与舅舅重逢前,唐某一直在上海打拼,在某著名海外食品有限公司供职,是亲朋好友眼中的成功人士。原本唐某将于2022年退休,与相伴多年、同样优秀的妻子共度晚年生活。然而,只因一念之差,如今一切都化作了泡影,他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了代价。

与舅舅重逢前,外甥一直是亲朋好友眼中的成功人士,顺利的话,将与相伴多年的妻子开启幸福的晚年生活

明知舅舅负案在逃 糊涂外甥这样“报恩”

外甥知情不举反倒资助舅舅

缪某作案后潜逃一事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这件事很快传到了缪某同胞姐姐的儿子唐某耳中。

1962年出生的唐某从小家境贫困,但天资聪颖,是块读书的好材料。年幼时,舅舅缪某曾资助过唐某一些学费,让他得以一路读至某名牌大学毕业。虽然唐某知道舅舅劣迹斑斑,但始终不以为然。

1994年,警方找到唐某,询问其是否知道舅舅缪某杀人一事,唐某表示并不知情。警方当即提醒他:“窝藏、包庇犯罪分子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如果以后你得知他的行踪,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1995年,唐某来到上海,从此在这里工作生活。直到2006年的一天,正在工作的唐某忽然接到一个陌生来电,电话那头一个苍老的声音说:“我是你舅舅……”

唐某十分震惊,当年舅舅出事并未找过他,至今已有十余年未见,全家人都不知他的踪迹。电话中,缪某告诉外甥,自己现在在江苏省泰州市,并要求外甥去江苏看望他。

接到电话后,唐某辗转反侧,犹豫很久。最终,他这样说服了自己:“这是我的亲舅舅,就算真的犯了事也不能抹杀我们是血亲的事实,我得去看看他。”于是,唐某连夜购买车票赶往江苏泰州。



庭审现场

见到缪某后,唐某发现,年近六旬的舅舅已老态龙钟。缪某告诉唐某,自己当年逃跑后辗转来到江苏,途中捡到了一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叫侯某,他找了办假证的人将身份证上的照片换成他自己的,此后就一直以侯某的身份生活,这次偶然获知了唐某的联系方式,才打了这通电话。

看着眼前苍老的舅舅,唐某十分感慨,他明知缪某犯罪情节严重,依然对舅舅产生了同情,认为“舅舅这些年在外面躲藏一定十分不易,而且无儿无女,无人照顾”。他默默告诉自己:“我要像孝敬爸妈一样孝敬舅舅。”当天,他在舅舅租住的房子里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就动身返回上海。临走前,唐某塞给舅舅1000元钱,并约定每隔一段

时间就来泰州看他,同时让舅舅与他保持电话联系。

此后数年,唐某与缪某如同至亲般走动来往,唐某每隔半年就赶往泰州看望舅舅,同时给其数千元生活费,对缪某的身体状况也是关怀备至。每逢节假日,缪某也会打电话给唐某问好,甚至在2013年春节前,缪某还来到上海在唐某家中过年,双方都假装当年的杀人事件从未发生过……

自2015年起,缪某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唐某便将其接到上海,带他看病后又送其回家。2018年10月,缪某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唐某再次开车至泰州将其接到上海。此时,因缪某的假身份证已“到期”,无法办理新的身份证,不

□ 本报通讯员 王擅文

明知舅舅涉嫌杀人犯罪并在逃,名牌大学毕业的外甥依然多次资助,协助舅舅逃避法律责任。日前,经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窝藏罪判处被告人唐某有期徒刑三年。

29年前舅舅犯案外逃

1949年,缪某出生在贵州省大方县一个偏僻的山村里。平日里,他并无固定职业,终日游手好闲。后经人介绍,从1993年起,已过不惑之年的缪某做起了倒卖大米赚差价的生意,他先是在当地批发市场购买大米,再联系车辆运至省内其他地方销售。

1993年9月25日,缪某在某市场一个姓童的年轻女子处购买了80袋大米,因随身携带的现金不够,他让童女士与自己同乘运来的货车回他的住处取钱。童女士欣然答应。将80袋大米搬上车后,童女士与缪某及货车驾驶员一同前往缪某的出租屋。

二人进屋拿钱,驾驶员留在车上等候。房间内,缪某因米款与童女士发生口角。争执过程中,缪某情绪激动,见自己平时用来做菜的菜刀就放在旁边,随手抄起菜刀向童女士的头部砍去,并用刀多次砍打。

时年27岁的童女士无力招架缪某的袭击,很快便倒在血泊中。看到童女士倒在地上,缪某并没有将其送去抢救,而是将菜刀一扔,见自己身上无血迹,便走出门返回货车上。驾驶员正在车上等候,并不知屋内发生了什么事。缪某让驾驶员运输大米到省城,随后将大米出售并携款外逃。

等到童女士被发现时,已因颅脑严重损伤失血性休克死亡。当地公安机关随即立案侦查,但已找不到缪某。2005年9月,当地公安机关将缪某列为贵州省A级追捕逃犯,上网追逃。

新闻眼

一帮小年轻冒充老中医 念“剧本”看病骗了6000多人

本报讯(通讯员李丽君 谢启阳)“老中医”用“秘制配方”专治各种男性疾病,对患者关怀备至,有问必答。让人想不到的是,微信那头的“资深老中医”只是拿着“剧本”的骗子。近日,经江苏省常州经济开发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对这个涉及6000多名被害人、涉案金额3000多万元的诈骗团伙作出一审判决,22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各并处数额不等罚金。

2020年5月,常州市民周先生上网时刷到一条治疗男性疾病的广告:“知名老中医,专治男士难言之隐。加夏老师微信189……”这让备受困扰又难于启齿的周先生萌生了试一试的想法,便添加了对方的微信。

对方自称夏老师,专业从事男性疾病治疗30多年。“我们使用独家秘制中药配方,对改善男性功能有奇效。一个疗程3000元,现特价1800元。”一番说辞后,周先生有些心动,但对药物是否有效有些怀疑。“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医馆门店照片和位置,还有我的身份证、医师资格证……”确认过对方的证件和朋友圈患者好评后,周先生购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收到药后,医馆指派“中医助理”杨老师一对一指导周先生用药。周先生连吃了半个月却不见起色。向杨老师反馈后,夏老师为周先生进行了复诊:“你的症状较重,要换第二疗程的药,药费5000元,保证药到病除。”为了治病,周先生狠下心,买下了第二个疗程的药。

第二疗程的药是瓶装的药粉,包装更精致了。周先生满怀期待地按时吃药,可依旧没有效果。周先生再向杨老师咨询,杨老师让他继续换药。意识到可能被骗,周先生报了警。

2020年11月,警方在江西省南昌市将60余名犯罪嫌疑人抓获。知名“老中医”竟是一群毫无行医资质的年轻人。

原来,2020年4月,郭某、陈某等人在江西省南昌市租赁三处办公楼,以“保和药房”为幌子,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广告,招募业务员冒充老中医、中医助理,进行网上虚假诊疗,诱骗被害人购买劣质中药。

据主犯郭某交代,他先是借用资质开了一家实体药房掩人耳目,又找到退休夏姓老中医,以承诺好处费方式,拍了他的身份证、医生资格照片,录制了他穿白大褂“坐诊”的视频,包装微信号,做足了药房和资深老中医的全套戏码。

“公司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套资料发给我们,培训了三天,我就开始给客户‘看病’。”业务员张某交代,“问诊都是复制粘贴‘话术本’里的内容,不管客户说自己有什么症状,都归结为阳痿早泄、肾虚、需要排毒等问题,忽悠客户买药。”

所谓的一人一方、名贵药材,实则是“千人一方”的三无产品。“药是我从中药材市场批发的,特意制成中药粉、药丸、药片等不同样子,让客户看不出成分。”郭某说,“一服药进价几十块钱,售价从几百元、上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主要看客户的接受程度。”

经查,该公司自成立后,7个月内非法盈利3000余万元,全国各地先后有6000余人上当。2021年7月22日,常州经开区检察院以诈骗罪对该团伙的22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其余40余人正在审查起诉中。

案讯 点击